

隔墙的时光

笑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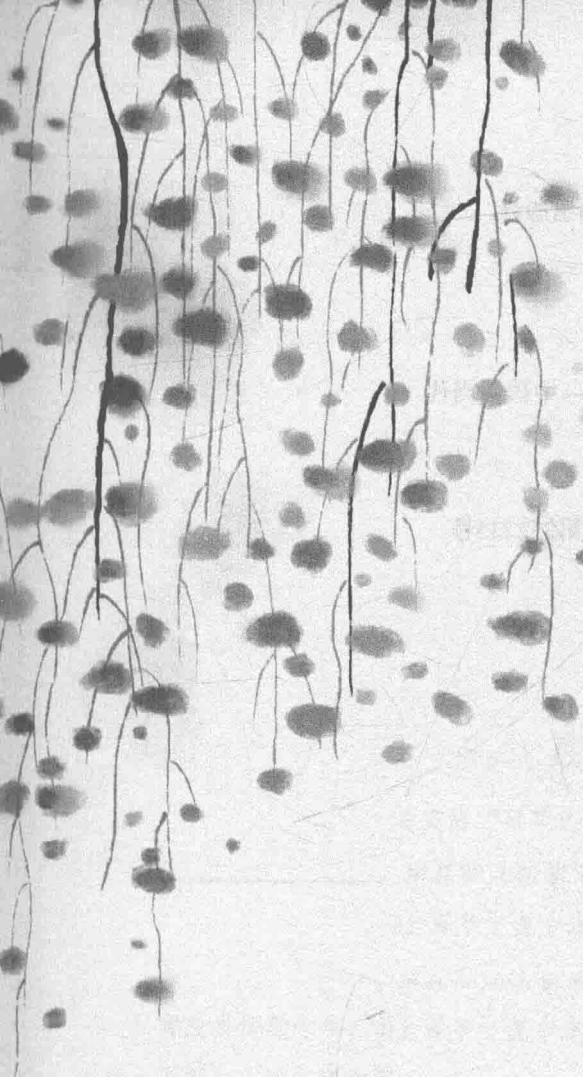


我坚信，生于乡间长于荒野的林子，
无论明天面临怎样未知的风雨，
她只用质朴、坚贞，便可赢得世界的瞩目。



隔墙的时光

笑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墙的时光 / 笑君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08-5018-9

I. ①隔… II. ①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2235号

隔墙的时光

作 者 笑 君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249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018-9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何开四

我寓居成都数十年，其间无数次到访郫县，对于这个地处成都西门口的平原县，一点也不陌生，还先后为郫县写了《星光大道赋》《郫县民俗赋》等文字。说历史渊源，它是古蜀都邑，比成都的历史还早几百年，我在《成都赋》就这样写过：“望帝教民耕织兮，土有嘉禾；丛帝治水神妙兮，家园和睦。浩浩古蜀风，悠悠岁月流”。说地理位置，它是都江堰工程的首灌之区，是被八条河流托举的水上田园，是成都市的后花园；说地灵人杰，它是扬雄、严君平、何武、司马光、张俞的故里；说地方特产，郫县豆瓣是名副其实的“川菜之魂”；说特色美食，哪个食客经得起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茄子、酥油豆粉儿的诱惑？说民风民俗，一年一度的望丛赛歌会，三道堰的龙舟会竟然传承上百年；说古迹遗物，望丛祠、古城遗址、子云亭、何公祠、郫筒井等享誉中外……

今年八月，读到郫县本土人士笑君老弟的散文随笔《隔墙的时光》，使我对郫县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层，感情也更亲近了一些。

这本散文随笔，为我们揭开了川西坝子温情脉脉的面纱：田野、河流、竹林、院落、稻麦、蔬菜、农事以及时代变迁，岁月沧桑。这是郫县的传神写照，鲜活而真切。它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隔了一道墙的时光里。

笑君笔下，土地是如此深沉，家园是如此温暖，时令是如此分明，亲情是如此真实，礼节是如此朴素，民俗是如此庄重，歌声是如此动听，成长是如此简单，乡愁是如此浓郁……，把人带到了一个诗意栖居的大美境界。

一位普通的基层干部，一位曾经的乡村教师，耽于故乡的风情，写出这样饱含深情的文字。我想除了热爱，除了坚持外，还在于他找到了比较好的叙述方法，那就是真诚的表达，自然的书写，这恰好是《隔墙的时光》之所以打动人的奥秘所在吧。

毋庸置疑，随着《隔墙的时光》的出版，美丽的郫县将更加声名远播。

（何开四，文艺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

有限人世的无限光阴

文迪

五年前读到定军兄的博文，便期待着这样的文字出版成书。

在这个印刷品成灾、信息狂轰乱炸的年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图书都是没必要出版的，尤其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文学作品。这是以传统中国做文章的标准来衡量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为此定下了四条铁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

前两者，明道、纪政事，造就了中华民族不朽文章的阳刚之气。后两者，则是成就了汉语的阴柔之美。

所以，顾炎武进一步言道：“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近年来图书界泛滥的，大多是奇幻穿越的“怪力乱神”。抄袭之文、谀佞之作也常常见诸于网络和报端。

定军兄在博客上的写作低调而沉寂，即使在他供职的郫都区教育系统，也只有极个别朋友知道他一直坚持书写，在社会层面更是默默无闻。而作为圈外人，一读之下，我的第一感受是激动，我的激动不在于这些文字达到了什么高度，而是有一个教育官员在这样写文章，以自己生命的本能、以文明的自觉，去延续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而隐秘的书写传统，而这一传统，在一百年来现代化的急风骤雨中早已被人遗忘了。

一个健康民族的文风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汉民族有屈原、杜甫的传统，这是有道德良心，有责任担当，我们也有过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这是对的，但汉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向，比如，对光阴的挽留、对细节的追求、对风景的感怀、对人情物意的赞美……这一传统从宋朝至晚明，曾被中国士大夫发挥到了极致。但后来，“赶英超美”的呼声盖过了这一传统，要启蒙、救亡、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主旋律，这一传统只好消失。至今，高考学生如果这样写文章，风险很高，语文教师大多也不会提倡。

汉语写作的这一传统，正是顾炎武所言“察民隐、乐道人之善”的重要部分，这样的美学观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孔子的“食不厌精”。初读《凡人印象》一章即被深深打动，老黄同志家那一顿顿“跟斗酒”、赵秀才家的夫唱妇随竟让我读来唇齿生香。

先要说说书名，《隔墙的时光》即是对光阴的一种挽留，这些白描的散文随手而成，读来却是诗的，川西坝子乡村的诗意看起来有如神仙世界、佛国净土，这诗意是《诗经》培养出来的民间气象，它平和、大气、恬淡、安逸，即便穷，也穷得有志气；富，也富得有贵气；即便在忧患中，亦有喜气和运气，比如写周礼鉴老师那一段善缘，让人想起戏剧里的贵人相助。

所谓“礼失求诸野”，中国乡间的气象即是光明正大的中国故事，这里没有紧张和焦虑，也没有过度的激情（因为激情属于宗教），这里也没有感伤（因为感伤属于色情），有的，是有限的人世所蕴涵的无限光阴。

“西洋的文学是社会的，中国的文学是人世的”。是因为中国的人世有伦常之美，而这一伦常曾经首先在教育界被彻底清算。1928年，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写文章说，其家乡无锡有校长课余时间教师生们读《孝经》，有教师向政府举报说“学校在从事反革命活动”。

现代化的征服，很多地方的山水、树木、百姓都失掉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撤点并校之后，乡村大地的死寂，不只是有机农耕的死寂，乡土中国是天地国君亲师一体的文化系统、或者说教育系统。乡村大地承载着万物，同时也是我们的母亲、老师和道之所存：乡野的牌匾和石碑上，有圣人的教诲、先贤的事迹。而过去的乡绅与现在的乡村教师，不仅在为人师表，还身承着礼仪、教养和风俗的文明示范。

如今，一百年过去，中国人已经从救亡图存中走了出来，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在书写中国家庭的伦常之美。《隔墙的时光里》里，“父慈子孝”的人伦亲情令人动容，也不再有封建糟粕之嫌。此，正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希望所在，也是这本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文迪：作家，《时代教育》（人物）杂志主编）

目 录

第一章 凡人印象

赵秀才下棋，一杯茶，一个锅盔，便可以从上午直接下到天黑。来打擂的人有胜利的也有败北的，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围战的看客也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一、白云寺小学同事……1

赵秀才……2

老黄同志……4

周礼鉴……10

白云寺小学备忘录……16

二、文学院老师……18

季老师……18

赵老师……20

王老师……21

三、机关同事……22

周大姐……22

杨主席……25

第二章 脉脉流光

我那时急于要阅读的，是田上的长风，是河里的涛声，是稻麦的清香，是农事的内涵……我要让这些自然界的情书，大地的杰作，都因为教育而更加美丽。

雪落川西坝……28

扫墓……33

那一片林子……35

自行车轮滚啊滚……39

篝火晚会……43

兰表妹……45

我们都是城里人……53

城市梦……58

苍白的阅读史……61

进城……71

那时的友谊……76

太万路回声……81

老照片……86

那时的铁杆……91

第三章 悠悠亲情

我依偎在爸爸妈妈身边，安静地听他们摆龙门阵，恍如就坐在村庄旁边，凝神谛听着村中的动静，看着阳光渐渐铺满了田野、树丛、竹林、庄稼、草垛、沟渠……

温馨晚餐……95	周末暖阳……114
围炉夜话……96	冬衣……116
清晨来电……101	母亲来家……117
你一定要好好的……102	快递事件……122
夜半电话……111	摘菜……125
接机……112	庆生……127

第四章 忧来无方

把身子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把心从种种不舍和执念中平息下来，回归到一间书房，一杯清茶，一本书，一段静思的安宁。这样的时光，像躺在摇篮里，像偎在怀抱里，像飘在虚空中，能听到溪水的声音，大地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月色烂漫夜空的声音。

一、清凉之夏……130	二、十日谈……160
病来何所惧……130	第一日……160
专家会诊……133	第二日……166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134	第三日……168
母亲的方子……137	第四日……172
静养计划……139	第五日……176
全面体检……140	第六日……180
开始休假……143	第七日……181
到山里去……148	第八日……183
虚惊一场……150	第九日……186
纤支镜检查……152	第十日……189
人情味……156	
开始锻炼……157	

第五章 时令节气

在我老家乡下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稻子躁动不安，像即将临盆的产妇，兴奋而焦急地等待着一场事关重大的收获。家家户户的镰刀、拌桶、铧犁、簸箕、晒簟，从偏房里被请出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灿烂的秋阳下，热切地盼望着上阵的那一天。

惊蛰……193	七月半……216
春分……195	处暑……218
清明……199	白露……218
谷雨……200	秋分……220
芒种……201	寒露……223
端午（一）……202	霜降……225
端午（二）……203	立冬……228
夏至……207	小雪……229
六月六……210	大雪……230
小暑……212	冬至……231
大暑……212	小寒……232
立秋……213	大寒……234

后记 / 238

附录 / 243

梦回童年，重走我的乡村 / 张泉鸣

不会消逝的乡村 / 洪涛

第一章 凡人印象

一、白云寺小学同事

白云寺的具体建庙史已不可考，但从当年所存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痕迹看，早年间必定有过香火兴旺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废旧兴学，将之改设为一所小学。

1984年9月，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永兴场白云寺小学担任教员。当时，小学里统共有十五位教职员工，除我和熊校长等极少数是公办教师外，其余都是民办教师。

那年，我年方十八，身高一米七，体重五十二公斤。一个人住在寺庙里，每天为一日三餐愁眉苦脸，半月吃一次肉就像过年一般幸福。每当夜深人静，独自怀抱一把破吉他，站在操场边迎风弹拨，俯仰长歌，引得隔壁农家院里的鸡、鸭、鹅、狗争相夜啸，此起彼伏。

1985年9月，我调离白云寺小学。

一晃，离开白云寺已经二十六年了。这二十六年间，我常常梦回白云寺，脑子里常常没来由地闪现当年同事的音容笑貌，每当此时，便有一种被冬日阳光隔了墙照过来，暖被全身的感觉。

赵秀才

“五月天，悠悠蓝，太阳坝儿，晒秧田，黄鳝儿出门把尾颤……”暮色中，民办教师赵秀才哼着曲儿，悠悠缓缓地从永兴场走回距离白云寺只有两三个田远近的农家。

赵秀才，个子高高的，体型魁梧，大眼，淡眉，头发浓密；他言辞斯文，走路总是迈着方步；时年五十五岁，是白云寺小学最年长的同事。印象中赵秀才一年里只穿两件衣服，夏天一件灰白色的确良衬衣，冬天一件绿色军大衣。那衣服的袖口边总是留着粉笔灰和黑色污渍混在一起的痕迹，像一个招贴，走到哪里，哪里眼亮。

赵秀才原名赵树佩，据说很早的时候就被人称作为秀才。我初到白云寺，听乡场上的市民、乡坝头的村民、小学学校的老师都这么称呼他，甚至连学生背着他也叫得欢，而我自己怎么也叫不出口。有一回在校外的村道上冷不丁单独照了面，忙乱中我招呼道：“赵老。”他茫然四顾，见只有我们两人，白了我一眼，踱着方步，径直走了。又有一回，大约是中秋节，学校组织老师们打牙祭，我恰好坐在他的旁边，敬酒时，我双手举杯，恭称：“赵老前辈！”却听到他小声嘟哝：“我有那么老吗？”从那以后，我便从了众，随了俗，直呼其“赵秀才”。后来叫得顺了，他也应得顺了，倒觉得这称呼蛮亲切的。

赵秀才教龄在三十年以上，先后在永兴乡的茶花村小、交通村小、云丰村小等多所村小学教语文，因一直被人诟病管不住学生，数学老师没人愿意与他搭班，所以他在一所学校总也待不长久。三年前，同村的熊校长要了他，调他回白云寺小学。

那年，我教二年级语文，赵秀才教四年级语文。他的教室和我的教室之间隔了一个宽宽的院坝。很多时候，他在那边上课的动静却能越过这段距离，清晰地传到我的教室，也传到别的教室。

有时，我的课正上到精彩处，那边厢赵秀才的学生忽然兴妖作怪，声音尖尖的齐声喊：“一、二、三，赵秀才！”“一、二、三，赵秀才！”……忽听对面教室传来教鞭狠狠敲击在讲桌上的啪啪响，却没有老师的一星半点儿声息。

教鞭一响，校园里立刻安静下来。但那安静只是短暂的，隔一会儿，像是劲风穿过竹林，孩子们的妖声又起，竟比前时还要洪亮，还要整齐。整个校园内外都回荡着“赵秀才！赵秀才！”的呼唤声。这时，坐在办公室的熊校长再也坐不住了，赶紧跑到四年级教室门口，厉声斥责一通吵闹课堂的调皮蛋，这才把堂子给镇住。

赵秀才满脸通红，喃喃低语，像是在责备学生，又像是在责备自己。待熊校长离开，方才又开始组织教学。受到影响的其他各班也相继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有大声朗读课文的，有高声背诵乘法口诀表的，有在破风琴的伴奏下齐声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一时之间，校园里书声琅琅，乐声悠扬，充满了“天天向上”的朝气。

那些年，永兴乡小学的教研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全县已有一定名气。每周四下午，是全乡教师例行的集体教研活动，各村小老师都要回中心校教研，村小学生为此放假半天。

到了周四这天，中午一放学，不少村小老师都会相邀着骑自行车到乡场，大家利用午休时间逛个街，理个发，打个平伙，采买些日用品什么的。据说赵秀才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他也不愿搭同事的顺路车。他总是独来独往，走路前往中心校。这一天，他会与搭班的老师商量，把自己的课调到早上前两节来上，等到上午学生课间操结束后，就踱着方步先行出发了，熊校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永兴场就一条三四米宽，两三百米长的独街，到中心校需得穿过整条街道。当赵秀才慢悠悠地从上场步行到场街中段时，他的脚步被挡住了。“董记茶馆”的老板董老么当街拦下他，热情地扯着他的手臂，扬开嗓子大声喊：“赵秀才来啦！泡茶！摆棋！”董老么殷勤地亲自为赵秀才泡一碗三花茶，不收钱。

赵秀才的确下得一手好棋。他的棋艺在全永兴乡是数一数二的，在全县教育系统也有名气，据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经代表永兴乡教师在全县教职工棋赛上拿过亚军。

董老么在靠近街面的房檐下专为赵秀才设一茶座。赵秀才被恭迎到这里入座，他正正衣冠，眯眼瞟下四周，方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吹开水面漂浮的茶花，轻喝一小口滚烫的茶水，一副极为受用的神情。

听说赵秀才又摆开擂台了，陆续会有高手赶来会他，观战的看客也牵索索地过来。“董记茶馆”很快就聚集了大批茶客，一个个伸长脖子围住赵秀才，看一场

注定精彩的对弈。

赵秀才每一落子，都会溅起叹声一片。一步棋走妙了，对手和看客明显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举目环顾，似乎在暗示掌声和赞声。若一步棋走臭了，额头上先就汗珠直冒，他会习惯性地举右手在耳边，不停地用拇指和食指揉搓耳垂。周围的人则一迭声嬉笑着开骂，赵秀才这招臭棋。

赵秀才下棋，一杯茶，一个锅盔，可以从上午直接下到天黑。来打擂的人有胜利的也有败北的，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围战的看客也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每年五月底六月初，正是农村最繁忙的“红五月”。为赶节气，农民一般要在十来天之内，把小麦抢收完毕，把水稻抢种完毕。这阵子，家家户户几乎通宵达旦地收割和栽插。学校也会放一周农忙假，学生、教师都要回家参加“双抢”。

这时节，恰好是赵秀才最惬意的时光。由于学校放假，当然不用再上课。他一大早就从家里踱着方步，走到永兴场，在“董记茶馆”一坐一整天。直到暮色苍茫的时候，才哼着小曲儿，伴着如鼓的蛙鸣和飞舞的萤火虫回家。

据说，赵秀才的老婆敬重知识分子，自己再苦再累也从不让他这个知识分子下地做农活。赵秀才的家就在学校附近，我时不时会碰见他的老婆，那女人比赵秀才小二十来岁，在农村里算得上很漂亮的女人，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农忙季节，她带着不到十岁的女儿春晓在田地里滚打，一身汗一身泥。而赵秀才那时正周吴郑王，在永兴场的“董记茶馆”酣战呢！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明白赵秀才何以如此有福气，被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心甘情愿养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对老夫少妻背后的故事，更是不得而知了。

2011-4-17 00:30

老黄同志

老黄同志约莫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板宽而薄，细长脖子，整张脸左右阔，上下窄，好似一张平面地图。在这块一览无余的版图上，眼睛、鼻子、嘴巴几乎都簇拥在中原地带，周边区域显得甚是空旷。唯嘴角蓄养着两撇焦黑的胡须，露

出凶巴巴的男人味，傲视着整片领地。

老黄同志的家距离白云寺也只有几个田远。出庙门往东，穿过两条被庄稼遮拂的田埂，跨过一条斗渠，就到了。他的家与其他院落相距较远，独自处在无边无际的庄稼包围中，乍看起来好像绿色海洋上的一个竹岛。院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水冬瓜树，院子后面是茂密的斑竹林，斑竹林边便是东风渠的一条支渠，叫五斗渠，渠水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到夜间更是应山应水，声音传向广袤的大地。

我到白云寺不久，就知道老黄同志是本学堂的元老级人物。据说他是这个寺庙改设为新学堂后的第一批高小毕业生，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二区的中学读初中。就在初中快毕业的那年，他被动员回白云寺小学教书。

其时正值国家号召全民办教育，政府提出“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学上”。于是，神州上下掀起大办教育的高潮，各地因地制宜，把区域内的旧寺庙、老仓库以及没收的地主宅院等改为学堂。各学堂往往白天教学生，晚上办夜校教大人，普及和扫盲一起抓，短短几年就实现了中国基础教育的飞跃，令世界为之瞩目。

办学场地容易解决，但有文化的老师实在奇缺。在这种背景下，各公社因地制宜，从本公社的初中在校生或者早年的小学毕业生中动员一批年轻人担任民办教师。按老黄同志当年的成绩，本可以读完初中后考到县中读高中，那时如能读到高中，前途可就大了。

老黄同志最后选择的是回乡当民办教师。因他家离学校近，被历任校长委以重任，在寒暑假到学堂守夜，挣一点额外的补贴。

他守夜的那间偏殿房，在这年开学时就成为我这个外乡人的宿舍。因为这个原因，背井离乡的我，最先在他那里找到了友谊。

我在那任教的一年里，饥饿的记忆十分深刻，曾经有过很多次到老黄同志家蹭饭吃的经历。黄昏时分，热闹了一天的白云寺小学人去庙空，我独自一人住在寺里，常有饥饿难耐，寂寞难耐的时候，便出去到田间散步，走不远总会偶遇早已溜回家做农活的他。

他躬身在庄稼地里，歇脚的功夫，直起腰来，四下张望，看见我，老远就送来一声亲切的问候：“张老弟吃过没？”

一脸憨直的笑，就像脚下的泥土一样亲切。我高声回复：“还没有吃，今晚就到你家吃哈。”

他爽快应说好嘞好嘞，一边转身朝着落在后面的老婆说：“范春香，范春香，张老弟今晚到我们屋头吃饭，你先收拾一下，回去弄两个下酒菜，顺带叫黄科娃儿去么店子打点酒回来。”

范春香立马收拾农具走上田埂，一边同我开着诸如“给你介绍一个漂亮媳妇儿”之类的玩笑，一边在五斗渠里洗干净手脚回家做饭。我则脱掉鞋袜，高挽裤脚，下到田里，乐呵呵地帮老黄同志做活。

与老黄同志一家相处，客套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初的一次，当他问我吃过饭没有的时候，明明没有吃的我，因不好意思打搅他们，偏说刚吃过了出来转转。他也只“哦”了一声，并没有进一步邀请的意思。我帮他做了好一阵活路，夜晚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道别。结果回到黑漆漆的偏殿房，饥肠辘辘的我，只好煮一碗白稀饭充饥。这件事给我青涩的人生上了生动的一课：同实诚人相处，一定不能虚伪。这一简单的常识，在我以后的岁月里受用不尽。

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今天，我身高不见长，但体重却增加到 80 公斤。臃肿的体型，与当年的清瘦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每天告诫自己尽量少吃肉……我知道，较之当年的清贫，今天堆积在身体里的，哪里仅仅是脂肪啊！平庸、俗气、虚荣、冷漠、狭隘等依附于浮华时代的病灶，也已伴随着日趋凉薄的世风乘虚而入，毒化了看似光鲜的日子而不自知。当初的年少轻狂消散了，但淳朴和真诚，竟也渐渐消散。唯有回忆起当年蹭饭的情景，全身的触觉、嗅觉仍鲜活如初，偶尔内心还会下起微雨，给我嘈杂而干涩的天空增添点水分。

在老黄同志这个普通的川西农家小院里，我补修完了“男人大学”的两门课程——抽烟和喝酒。

老黄同志的烟瘾极大，印象中他总是烟不离手，耳朵上随时还夹着一支，一口被熏得发黄的牙齿，一身的烟草气味。据他讲他的烟龄从上初中起就开始了。最初偷着抽“经济”，后来是“月月红”、“大前门”，我去的时候，正抽“甲秀”。老黄同志的烟德很好，十分大方，见人就散。其抽烟的姿势是我认识的所有烟民中最为潇洒的，他先是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竖着在掌心蹴两下，然后横拿着放在鼻子下看似随意实则贪婪地嗅嗅，嗅饱了方慢条斯理地送往嘴角，然后掏火柴，点燃。他抽烟时嘴里发出“嘶嘶”的声响，直到把一大口烟吸入在口腔里，鼓起